读史札记

林则徐信札“望云庐”考等五则

孙 冰

海峡文艺出版社《林则徐全集》于 2002年出版了，这本书以十册的巨幅收入了林则徐的奏稿、文集、诗词、信札、日记、译稿等文字，可以说是林则徐研究的一个宝库，已成了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其中仅信札就收录了一千余封，足见编者功力之深、收录之勤。不过，煌煌巨著中，难免有疏漏之处，仅就致“望云庐”等六通，未注收信人姓名三通，致怡良一通等十通信札，略陈管见，或有千虑之一得。

一

该书中收录林则徐致“望云庐”的信 6封，但是关于“望云庐”的真实身份，编者仅注云，“考其人在内阁或军机处任职，职位不高，升迁亦缓”，而未深入考究。其实排比这 6封信，还是可以窥见望云庐的真实面目的。

第一封信系于道光十七年四月初五日，林则徐在湖广总督任内：

> 到楚后由折差带达一函，谅必鉴入。比维二兄大人潭祺绥适，直务宣勤，南中竹报时通，自必悉臻康吉。阁下华资荣补，即当与考试差，伫占玉尺持衡，更盼来鄂为喜也。弟视事倏已浃月，各属连旬阴雨，二麦未免被伤，幸日来祈祷获晴，庶秧苗尚无大损耳。澥山方伯由樊城归来，现尚未到。兹乘便奉泐数行，藉候升安，不一。
>
> 愚弟则徐顿首，四月五日。(录自上海博物馆手迹摄影件)。[①]

林则徐在此信中说：“比维二兄大人潭祺绥适，直务宣勤，南中竹报时通，自必悉臻康吉。阁下华资荣补，即当与考试差，伫占玉尺持衡，更盼来鄂为喜也”[②]。清制，考试试差人员向来只能是进士出身官员的特权，望云庐“与考试差”，说明他此时肯定已经进士中式。“竹报”一词，借指平安，则“南中竹报”意味着“望云庐”是南方官员。

第二封信系于“道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林则徐仍在湖广总督任内：

> 前由贡弁带去一函，谅先鉴入。兹接子月六日惠书，备承亲切关垂，感难言罄。藉谂二兄大人履祺绥鬯，潭祉雍和，足如翘颂。磨勘一事虽有意外吹求，而恩纶特许抵销，倍征优眷。且同一班玉笋尽出门庭，抟奋舒翘，更当连翩而起，阁下亦续有桃李春官之咏，此岂子墨之虚谀哉。允惠同门卷，先以奉谢。弟忙碌弥甚，但觉棘手焦心，无以慰知己也。沈朗亭在都寓居何处？闻其北捷，喜惬素怀，晤时祈为致贺。风便复颂安祉，冗中恕不多及。
>
> 愚弟则徐顿首，冬至后一日。
>
> 云翁匾额何字，赐物几件，如何寄

[收稿日期] 2007-1-30
[作者简介] 孙冰（1973—），男，厦门大学历史系讲师；厦门 361005

去？便中示知为荷。（录自上海博物馆手迹摄影件）[3]。

第二封信中说“磨勘一事虽有意外吹求，而恩纶特许抵销，倍征优眷。且同一班玉笋尽出门庭，抟奋舒翘，更当连翩而起，阁下亦续有桃李春官之咏，此岂子墨之虚谀哉。允惠同门卷，先以奉谢”[4]。这封信说明“望云庐”于这一年的乡试中，是得了试差的，所以林则徐祝贺他“且同一班玉笋尽出门庭”。至于是顺天乡试同考官还是外省乡试主考官呢？信中“允惠同门卷”一说是关键，同门卷，是乡试会试结束后，各同考官各自取中的门生整理出来的题名册及朱卷。如果“望云庐”是乡试主考官，林则徐有该科的同年齿录就够了，这在当时并非难求之物，大可不必另行索要同门录，以此来看，“望云庐”所得试差乃是顺天乡试同考官[5]。知道这层关系，便可知道《全集》编者所说的“望云庐”职位不高的推断不缪，因为清代乡会试的同考官向来都是由低级官员担任，绝无以军机大臣充当者。道光前十八年间，乡会试同考官中，职位最高的只是一位满詹事，而以编检为多，杂以科道及六部司官、内阁中书等官员[6]。由此看来，“望云庐”的身份便应当是以军机章京或内阁中书了。

第三封信系于道光十八年三月初一日，湖广总督任内：

春分日接诵手函，敬悉一一，并稔二兄大人公勤益懋，时祉增绥。南中竹报时通，太夫人虽于去冬偶觉违和，近日弥臻康健，闻之甚为慰颂。辰下礼闱玉尺，执事又当分持，以丙科之例衡之，尤可操券也。

史望翁开缺之后体气何如？是否仍住都中，抑可即回邗上？兹有寄候一函，祈为转交是荷。竹老之入，本在意中。鳌石又错过一番，有无别故，抑留为坐晋地耶？覆瓯远在天末，颇拟不到，此后满席难虚矣。沈朗亭来函收到，有复信交小儿转付。专此复候台祺，不一。

云左顿首，三月朔夜。（录自上海博物馆藏手迹摄影件）[7]

此信中说“南中竹报时通，太夫人虽于去冬偶觉违和，近日弥臻康健，闻之甚为慰颂。辰下礼闱玉尺，执事又当分持，以丙科之例衡之，尤可操券也”[8]。既明说“执事又当分持”，显然是说望云庐这次有望作会试同考官。所谓“丙科之例”，只能是两年前道光丙申科或十二年前的丙戌科，而不大可能是四十二年前的嘉庆丙辰科。丙申科中十八名同考官有一半来自乙未科乡试同考官，“望云庐”既然刚刚做了丁酉科乡试的同考官，自然乐于听到援引这样的例子，丙戌科的情况则恰恰相反，乙酉乡试同考官的名单与丙戌科同考官的名单竟无一人重合，以情理论，所指自然是指前者[9]。

表格 1 道光十五年顺天乡试同考官与十六年会试对照表

科分	考官名单
道光十五年顺天乡试同考官（1835）	倭仁、丁善庆、徐广绂、李国杞、方锴、徐云瑞、黄廷珍、许乃安、张星灿、李方、徐思庄、袁玉麟、吴文林、林士傅、徐堪、陈克让、王藩、陈书曾
道光十六年丙申科会试同考官（1836）	倭仁、李品芳、郑绍谦、朱淳、徐广绂、李国杞、方锴、许乃安、张星灿、吴文林、周春祺、周开麒、陶士霖、方用仪、陈克让、王藩、宜崇、陈书曾

资料来源：法式善等，《清秘述闻三种》，中华书局，1982年，第 860～862页。

第四封信作于道光十八年五月初五日，湖广总督任内：

昨奉手教，并于别纸详开略节，备费清神，感谢，感谢。即谂二兄大人时祺绥胜，直务宣劬，早晚间定当有荣转喜音，抃颂奚既。此间水势甚大，时刻担心。前件节前始来，赶作急就一章，未知能免于齿吟否？各处交卷者几，是否汇存？大抵言人人殊，可得闻乎？率此奉谢，并颂台安，不一。

云左顿首，重午夜。（录自上海博物馆藏手迹摄影件）[10]

此信写作的时候，正是道光帝关于鸦片弛禁问题，令各省将军督抚各陈己见的时候，所以林则徐有问“各处交卷者几，是否汇存”的话。从这一点看，“望云庐”的身份更可能

是军机章京[11]。

第五封信系于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初四日，林则徐于湖广总督陛见途中作：

> 鄂中启行后沿途三接惠书，指示关垂，无微不到，感刻曷可言宣。就谂二兄大人履候绥和，升华丕茂，著荩勤于枢密，聆竹报之安康。伫接清仪，弥殷驰响。所示抄件明快透彻，要言不烦，读之不胜叹服。兹承再示，知系未宣于众，第当心焉藏之也。
>
> 第十一日可到，拟住烧酒和同，十二早递折时如是直期，自可握晤。否则勿劳，切切。先此泐谢，顺颂台安，余面罄，不一。云左心叩，初四夜明月旅次。
>
> 再此来未知其故，想差便已承惠示，但弟尚未接诵，殊切悬悬耳。此次差回，更祈寄示数行，以便途中展读。计子月望前当可握手也。又顿首（录自上海博物馆藏手迹摄影件）[12]。

此信中说“鄂中启行后沿途三接惠书，指示关垂，无微不到，感刻曷可言宣。就念二兄大人履候绥和，升华丕茂，著荩勤于枢密，聆竹报之安康”[13]。这里就明白地说“望云庐”是在军机处了，即“望云庐”入直军机必在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以前。

第六封信系于道光十九年八月十九日，林则徐在查办鸦片烟案期间：

> 望云庐阁下：中秋前后连得六月廿七及七月廿一所惠手书，辱承注念肫拳，指示皆有体要，欣感无量。比维履祺增吉，直务咸绥，南中竹报常通，北堂加膳，定如翘颂。此科仍是分校之局，不如少缓其期，以春易秋，较为计之得也。
>
> 此间夷务情形，节次疏陈自邀鉴及。弟总惟据事直书，不敢掩饰，明知中朝均不以为然也。盖反复靡常者夷之情，而欺弱畏强者夷之性。缴土时之恭顺，全恃天威，迨缴完下澳之后，未几而思取巧蒙混，未几又思挟制刁难，皆个中应有之症候。至命案则系临时生出枝节，既已抗不交凶，断无听之之理。断其接济，是遵嘉庆十三年谕旨，即驱逐出澳，亦是遵照不销货不住澳之例，非敢从苛。迨其以索食为名，向师舡先行肇衅，开炮伤兵，幸而抵御有方，国威足振。向闻英夷讥我中国船是纸的，炮是磁的，此番轰沉夷船一只，死伤数十，又烧毁空趸一只，纸耶？磁耶？当必有辩。弟但期上足以崇国体，下足以慑夷情，使鸦片永不敢来，犬羊永不敢逞，则虽身遭重谴，亦无憯焉。此际粤海惊涛与楚江骇浪皆向孱躯激射，果能因此遂其投劾，则淮南禺策转如天花之不著身，似亦幸事也。
>
> 亚伯所陈漕务，弟未见其稿，而昨奉寄谕，则又不得不作速筹议，所以有一附片。此事万无良策，卓裁有可指示者否？抽冗手泐，复颂台祺。即伫崇迁之喜，余不具。
>
> 云左顿首，中秋后四夜。
>
> 敝友　畅之嘱寄乃侄西台茂才一书，现在尊处西席，祈转交并将回书附回为荷。又托。（录自上海博物馆藏手迹摄影件）[14]

此信中说“比维履祺增吉，直务咸绥，南中竹报常通，北堂加膳，定如翘颂。此科仍是分校之局，不如少缓其期，以春易秋，较为计之得也”[15]。此信写作的时候，正是该年乡试举行之际，显然信中所说的“此科仍是分校之局”系指“望云庐”上次曾经获得分校乡会试的经历。林则徐写信的当天，已经知道了最后一批外省主考的名字，而“望云庐”显然不在其中，这意味着，“望云庐”如要想得试差，便只有乡会试同考官的分了[16]。所谓“以春易秋”，大概是祝愿“望云庐”分校会试，而不是顺天乡试。大抵分校会试后，门生中至少有十几名进士，而分校乡试，则未必能有这么多的收获[17]。至于“望云庐”有无如林则徐所愿，信中还看不出来。

此信末尾中又说到“即伫崇迁之喜”，看来“望云庐”近期内将有一次升迁。

这六封信如果全部是寄给同一个人，那么“望云庐”的身份就已经很明显了：进士，南方人，道光十七年分校顺天乡试，道光十八年时仍任军机章京，道光十九年未典试外省乡试，并且在道光十九年八月后可能获得了一次升迁。

清制，军机章京向由六部、内阁中考试选拔而来，一旦洊升大九卿、科道官，或者中式进士后获得馆选，则必须退出军机[18]。换而言之，军机章京的官衔不能是大九卿及翰詹科道官，而只能是六部司员、内阁中书等官职。

查《清秘述闻》道光十七年顺天房考中并无内阁中书出任同考官，官职为六部司官的则有：礼部员外郎杜彦士、刑部主事程庭桂、刑部主事春熙、工部主事黄骧云[19]。

查《枢垣记略》，上述数人中，只有程庭桂为军机章京，而且程庭桂为苏州人，符合第一封信所规定“南中竹报”的条件，而且是在道光十一年十二月入直，符合上述第五封信规定的条件[20]。

至于道光十九年程庭桂职位的升迁，在《枢垣纪略》等书中，也可以找到。道光十九年九月十九日，军机处遵例保奏军机章京，其中就有程庭桂：“刑部主事程庭桂，请作为候补员外郎，遇有本部题选咨留员外郎缺，即行奏补”，奉旨依议。次年正月十一日，李星沅在接待属员崔焘之后，在日记提到了程庭桂，说他是“刑部员外郎，军机章京”。李与程为乡试同年，通信频繁，崔与李为亲家，对程庭桂的官衔记载当不致有误，同年程庭桂分校顺天乡试，《清秘述闻》中也提到其官衔为刑部员外郎[21]。

程庭桂为江苏吴县人，道光五年举人，联捷成进士，官至左副都御史，晚年陷顺天科场案，罢闲里居，其信札由苏州散出而至上海，并不足怪[22]。其与林则徐交往的由来待考，但是最晚至道光十五年，林则徐与程庭桂已经有了交往。这一年正月初六日，林则徐在苏州抚署内招待了一批苏州籍官员吃早饭，其中就有程庭桂等人[23]。

此后，林则徐的日记中没有提到和程庭桂的会面，但是在和怡良的通信中，林则徐明确地提到了他的来信。

在道光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给怡良的一封信中，林则徐说：“付来愣香书已收到，知严例已定，办理庶有把握，可期此害永除矣”。这里，“愣香”自是“楞香”之误。程庭桂是将此信寄给怡良，由其转给林则徐。但是也并不总是如此，相反的情况也是有的。后来林则徐给怡良的信中，又写到：“顷回来三件，内两件似皆应转行，其三衔一件，可送三堂同阅。所有另有者，系寄与途中者。楞香有丹一服附上，吴江诸公皆不敢复启齿矣”。即使是在林则徐、邓廷桢被查办后，程庭桂仍然有书信给邓廷桢[24]。

由此可见，程庭桂和当时的林则徐、邓廷桢与怡良都有交往，根据林则徐在给“望云庐”的信中反映的情况，可以肯定“望云庐”就是程庭桂。

二

又，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一日，林则徐在两广总督任内有“寄友人”书一封，云：

> 弟从前京察未记名，嗣得两差，转谏院仍以京察简放，盖两差之后恰有复带也。请为执事诵之。雨兄直入北屋，则南荣中踵起者非君而谁？王贡弹冠，良有以也。
>
> 承念孱躯，感感。近日略可支拄，只当竭其力之所得为。惟外夷事为不了之局，虽不致有他变，而烟毒复来，以极贱之价诱人，意在赌气，可恶孰甚焉。或谓此烟即去秋运回夷埠者，今复运来，此一起卖后即无有矣，未知信否。承念及经费，所示之语洞若观火，佩甚，佩甚。此次一疏亦几经筹画而始定者，难矣哉！余惟鉴照，不一。弟徐顿首。
>
> 考差诗望寄一读。粤洋既有夷兵，都下谣传不知是何情状？弟惟有恪遵批谕，镇静处之。刻值南风盛发，师船尚未便顶风放出外洋，一有可乘之机，即图剿办，并以附闻。又顿首。使轺如已出都，此信存在京邸无妨，并志之。六月廿一日。[25]

此信中林则徐以自己的例子现身说法，安慰收信人未得京察记名的失望。林则徐自己的情况则是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会试之后，旋即典试云南，回京后仅三月即补授御史，又两月即以京察复带记名外放浙江杭嘉湖道，升迁之速并不亚于京察记名者[26]。从这里看，收信人的情形应当也是京察未得记名，至于本年是否能够连得两次试差，从信末“使轺如已

出都”这样一个假设句来看，显然是林则徐还不能知道收信人是否得差。

收信人的情况仍然要从信中本身去寻找，这里“雨兄直入北屋”是关键。雨兄指的是何汝霖，字雨人，道光八年五月由工部主事入直，本年三月间入军机大臣学习行走[27]。因为军机处的规制，大臣办事在隆宗门内的北屋，而军机章京则在南屋，所以有此对称[28]。那么“南荣中踵起者非君而谁”的意思也就明白了。南荣，指的就是军机章京，继起当然是指的是他的班次接近何汝霖而有希望进入军机大臣了。

查，继何汝霖之后升为军机大臣的章京为陈孚恩，是在此之后七年的道光二十七年，但是收信人肯定不是陈孚恩，因为本信中提到收信人有考差事，陈孚恩为拔贡出身，自然不得与选[29]。以陈孚恩的资历，升迁尚须七年，班次在其后的就更不可能了。所以收信人的班次必然在何汝霖之后、陈孚恩之前。

查找军机章京的题名，在何汝霖至陈孚恩之间，有 7位章京，分别是：

王藻，早已外放，道光十八年由广东粮道升任按察使[30]。

徐堪，道光十八年补授大顺广道[31]。

汤鹏，道光十五年补授御史，不久退回原衙门。[32]

郑瑞麒，林则徐姻亲，道光十八年已外放九江府知府[33]。

万贡珍，道光十四年已外放河南归德府知府。[34]

王广业，原名佐业，道光十六年已外放湖南衡州知府。[35]

最后一位便是前面提到的程庭桂。程庭桂一直没有外放，道光二十四年始由太仆寺少卿升光禄寺卿，自然有机会继何汝霖之后进入军机了[36]。在林则徐写就此信的第二年，同时人李星沅也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程庭桂也抱有类似的期望，“程楞香同年（庭桂）升少鸿胪，将与子鹤同步雨人后矣”[37]。

关于程庭桂本年京察未记名的记录，《清实录》有记：“复引见京察一等未经记名人员，得旨：福祥、汪振基、程伊湄、常兴、法良、吴曾愉、查文经、嵘禄、宝麟、刘裕鉁、洪锡璜、成祥、景瑞、祥逵、翟发宗、钱相、毓科、宝俊、程庭桂、爱山、胡希周、塔尔呢善、锡麟、寻步月、陈克让，俱著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38]。

以上这些京察一等未记名的人员中，仅程庭桂一人为军机章京。据此，则本信的收件人亦为程庭桂。

三

又有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八日于广州“致友人”一函，云

> 九月十六一函谅已续登青鉴。兹连接榜后及九月晦日惠书，并丹方一服，谨即如法下炉，感谢无既。又承寄闱墨一部，欣知探骊得珠，元灯在手，而且盈门桃李，为数竟至兼人，具见青眼无花。朱衣随侍，胜于中省一星轺矣。又闻（下缺）
>
> 此番桃李想更盛于去年，至明春则视此番又有盛焉矣。抃颂奚已。
>
> 此间两奉寄件，旗鼓偃息，所不待言，第不知果否就绪，能否无伤大体？至一身祸福，早之度外置之，不足言也。匆匆，又顿首。
>
> 再，海外若有来鸿，中间层递之处不一而足，断不能飘空而落吾手，尽可逐加按问也。况沙滩有无名毁语尚且录呈，岂有盼其来音转不欲雪泥留迹耶？此理殆人人可想耳。
>
> 新节于六日到此，欲俟五日后受事。
>
> 再有惠书，祈由慎思堂附来，无误。[39]

林则徐在信中说收信人“盈门桃李，为数竟至兼人……朱衣随侍，胜于中省一星轺”，并已得到收信人惠赠的闱墨，可见收信人是本年顺天乡试的同考官。

信中还提及，收信人曾于榜后及九月晦日两次写信给林则徐。九月晦日一封，据日记则是十一月初三日由折差萨国亮带回的一封。榜后一信，据林则徐日记，应该是九月十九日京信当中的一封，林则徐收到的日期则为十月二十八日，是由广东巡抚怡良转来[40]。

耐人寻味的是，信中提到了某友人寄来了“丹方”，而且林则徐已经“下炉”，但是林则徐从九月病痊之后，至本年年底，都未再在日记中提到生病之事，这个“丹方”必另有深意[41]。

林则徐在收到九月十九日京信的当天（即十月二十八日），写信给怡良说，“原单并缴（闱墨已收入）”，又说“敏慎之另笺，肝肠欲出，而皆激发于阁下书中之言。至诚感人，至于如此。安得人人皆如翊云，得闻仁人肺腑中语耶?”，足见此友人与“敏慎”的信是同日抵达的[42]。

关于这个“敏慎”，林则徐在本年九月的另一封给怡良的信中也有提及，全文不长，兹录如下[43]:

顷本差回来，接有京信、京报，特以送览。敏慎另纸，可以细看。渠另有奉致一函，望收入。又有大封套两件，阅之使人发气，然只得忍之而已。别有金华一信，似觉和蔼可亲，亦以附览。览毕或为转送厚庵何如? 京报并学政单阅后可转致三堂及淳士，兄拟另送一分至贡院也。手此，顺请午安。余明日晤罄，不一。

名心叩。

大封套内新羁一语，据云详于尊函，不知所闻实否？其人在此，似可密查也。又及。

从这封信中，不难看出，“敏慎”可以接触到不少机密的文件，当在军机或内阁当差。

又有一封信中，也提到“敏慎”，其全文如下:

顷有两函，藉使带回，计俱达览。适又承遣巡官付来各件，谨俱领阅，折三封敬缴，其信三件则遵谕转送厚庵处矣。敏慎一件，尊处尚未阅过，特以奉览，此内有求缣两纸，似不能不畏清议耳。览毕或连前数书统送厚庵同阅，祈酌之。此处京信尚未封完，正好现在接到各函添叙信中，以慰诸人悬系。大约午未之后，始能送上，或尚可待也。手此，载请台安，不一。

心叩。[44]

这封信编者定其日期为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二日以前，盖因信中提到的厚庵（豫堃）是在十二月十二日离开广州，所以此信必在此日之前。其实本信的日期则要早一些。从此信中已可看出，林则徐这时候发信要依赖怡良进行，可见是在其革职之后。不过，其在任内派出的折差仍然是向他本人复命，所以在革职后的一段时间内，林则徐仍然有单独的收信渠道，所以有怡良未曾阅过的“敏慎”的信件。考林则徐日记，林则徐在革职后，相继有三批折差返回。分别是:

十月二十二日，“本差周殿鳌、余瑞龙回，接阅京信数封”。

十一月初三日，“折差萨国亮回，询系十月朔日出京”。

十一月十八日，“差弁汤成光赍回九月十四日所发之折”。[45]

查，林则徐在接信后即将来信转怡良，然后又告诉怡良要稍迟发折以便自己回信，可见收信日期离怡良的发折日期不远。十月二十二日，林则徐收信之后，第三天即写信，但是直到次月八日始寄出，显然不在此列。初三日收到信后，即于初八日由怡良托寄数封京信，其中就包括给某友人的信，况且此信内明言“午未之后……或尚可待”，而十一月初八日恰是甲午日。十一月十八日，得信之后，怡良曾于二十一日（丙午）有折件。但林则徐并没有在此日之前将信写成，直至二十七日才交抚署折差带去，显然有违稍待之义，可见这封给怡良的信是在十一月初三日得信后所作[46]。

那么某友人和“敏慎”的身份也就清楚了，某友人两次来信，林则徐都对怡良提起“敏慎”，实际就是一人。某友人即“敏慎”，系在内阁或军机处当差，并且本年入顺天秋闱分校者。查《清秘述闻》，该科顺天乡试并无内阁官员入闱，军机章京中只有一名入闱，即程庭桂[47]。

如此，则某友人的“丹方”，“敏慎”的从江鸿升处阅览怡良的信件，也就都迎刃而解了。

而程庭桂虽然与林则徐、怡良都有信札来往，但到底不如江鸿升与林则徐为同乡更加密切，所以怡良的一些肺腑之言并没有寄给他吧。

四

又有第 366号“致怡良”信札一通，编者系年于道光二十一年二月，细考其中文字，似有不合，兹先录全文如下：

昨承左顾，藉获惓谈，感歉无似。晚间复荷发来京信，因隔城未便久待，是以先嘱纪纲回辕。兹将尊处三信并京报俱奉缴，敝处四函亦奉览。惟思腊月初三寄件极有关系，如附在督辕而阁下未能即时寓目，似不得不自行剖明。不然沙角之事恐不免于波及，若俟奉有严旨始行申辩，则已晚矣。以鄙见揣之，执事宜于此一节细为筹度。至师船被掳一事，犹其小焉者耳。嶰翁处亦接小谷、楞香等函，遣人送来阅看，并讨敝处之信，是以将四件送彼一看。若尊处之件，则未曾付彼也。（且未提及）。其来信一件，兹并送览。渠屡欲邀愚兄诣台端面商一切，不便屡拂其意，已允之矣。若执事本欲到渠处，则区区赴彼同一晤叙，亦尚可行。如其同诣崇辕，即万万不可开门放炮。（恐谣言四起也）。切嘱，切嘱。三人晤次，祈勿提及此函。（想渠必先遣人知会）。至京信欲送尊处阅看，则曾令奴子于嶰翁处回明矣。谨以详致。手此，藉请晨安。余晤罄，不一。

名心叩。

席心培未曾当过要差而荷推乌重赏，伊甚感愧，早晚应令其搬去否？酌示可也。[48]

此信是林则徐于某日晨写给怡良，密商与邓廷桢一起到怡良署中密谈的信。就信中文字所提及的事件，可以断定，此信不早于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沙角之战，而下限则不应早于次年二月初七林则徐得知虎门失守前，否则信中不应只提及沙角而已[49]。

此信提到在发信前一天，怡良曾经造访林则徐，随即又于晚间转给林则徐京信若干封，这些信件中又有部分被邓廷桢看到，并且邓廷桢执意要求林则徐与其同访怡良，林则徐既抹不开情面，怡良同意的可能性也就非常大，易言之，此信甚至有可能就是在三人密谈的当天早晨写就的（或者前一天晚上写就，而于晨间发送的）。

依照这两个条件，去检索日记中所记载的三人会晤的情形，三人分别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五、十三、十四、二十五日、二十八日，二月初四日有会晤，这些会晤中只有正月初五日的前一天有怡良的造访和晚上抚署捎来的京信。兹将这两日的日记录于下：

初四日，庚寅（1月 26日），阿将军、怡抚军、英都统、邓嶰翁、梁楚香、宋芸皋均先后来晤。夜，抚署折差回，接阅邸抄，知周敬修遣戍伊犁，裕东岩（泰）授楚督，吴瀹斋（其浚）授湘抚。

初五日，辛卯（1月 27日）。晴，作第八号家书，托怡中丞限行邮封递苏，由张云村处转交。午后同邓嶰翁赴抚署，与悦亭谈逾时而别，顺拜数客，上灯时回。闻是日琦爵相在狮子洋边之莲花城边大宴英逆……[50]

不难看出，初五日清晨，林则徐有信件托怡良转交，而这时也正是本信转交给怡良的最好时机。也为午后林则徐、邓廷桢秘密造访怡良提供了准备。这一天同时也是琦善会晤义律的时候。由此也不难理解，林则徐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候密晤怡良。这时沙角已失，朝廷有可能降罪，林则徐便利用这个机会和邓廷桢一起劝怡良单衔上奏，避免和琦善绑在一起。应该说，林则徐的做法是成功的。琦善的下台恰恰就是因为后来怡良的单衔上奏[51]。

五

又有道光二十二年二月间“致友人”函一通，未断明收信人为何许人，今试为剖之，先照录原文如下：

孟陬接披还翰，如前裁寸纸已澈青眸。叨注念之殷拳，增中衷之纫佩。借审年兄履绚绥辑，升祉緐凝。近依日月之光，眷隆讲幄；伫拜丝纶之宠，秩晋宫端。延企吉音，定符遥祝。

仆河堧从事，劳拙徒形，岁前工务本已垂成，只缘飓母狂飞，复使天昊挟浪，

因而水衡增给，坻石重加。幸畚锸之如云，更经营于不日，已于仲春八日合龙。埽坝既属稳坚，黄流永遵顺轨。

所寄贵门生名单及同门卷均已接收，桃李成蹊，足增欣羡。专此，复颂史祺，诸惟雅照，不一。

通家生林则徐顿首[52]

据来新夏《林则徐年谱新编》云此札为浦光宗于1949年得之昆明旧字画书店者[53]。如此则可以得出大致如下结论:

收信人必然与云南有相当关系，或即本地人，或曾在此为官。

信中说接到门生名单及同门卷，说明收信人曾经做过乡会试同考官。但是信札所作之年为道光二十二年，本年并无乡会试，只可能是此前的某科乡会试。查林则徐日记及信札，常有在乡会试之后索要题名及同门卷的习惯，时间一般都在当年。依照林则徐当时的地位，一般情况下当年都能收到，这种情况大约持续到他获罪以前。直到道光二十年的会试榜发后，林则徐还能和唐鉴详细地说到他有哪些亲戚在该科会试中式，可见，这个时候林则徐获取题名及同门录尚非难事[54]。

但是在他获罪前后，他的信息渠道开始发生了一些阻断。在道光二十年的乡试后，林则徐在日记中只提到福建省该科乡试的情况，以后则从十月以后至本年底，林则徐在日记中根本就未提起各省的闱墨或者题名，这与去年此时频繁提及福建、顺天、江南、江西、湖北等省题名录相比恰成鲜明对照[55]。这以后他又奔赴浙江，书信往来大受影响。由此可见，道光二十年顺天乡试和次年的会试的情况林则徐都有可能不能详知。林则徐于道光二十二年初收到的同门卷便应是这两次考试中的一次。

那么收信人的官职如何呢？书信中讲到"近依日月之光，眷隆讲幄"，这实际上是说收信人是可以经常见到皇帝的，而"讲幄"则大约是指经筵讲官、日讲起居注官或者上书房翰林，这些差使向例都是由翰詹包办，"伫拜丝纶之宠，秩晋宫端"实际上是说希望收信人能够升到詹事府詹事。清制，詹事由"詹事府少詹事、翰林院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升任，以上各衙门无人方以左右春坊庶子翰林院侍读侍讲升任"[56]。也就是说，收信人的官职必然是坊职，如赞善、中允、洗马、庶子以及传统上几乎由翰詹官员包办的司业。

查这两场乡会试，由上述官职出任同考官的有[57]:

庶子黄琮，云南昆明人，丙戌进士。

中允赫特贺，蒙古镶红旗人，癸未进士。

司业王广荫，字萱堂，江苏通州人，癸未进士。

庶子何淳，字兰庄，镶蓝旗人，丙申进士。

侍读春熙，字介轩，满洲镶蓝旗人，乙未进士。

中允张芾字黼侯，陕西泾阳人，乙未进士。

这其中只有黄琮为云南人，而其他人在道光二十二年之后皆未到过云南，如此看来，则本信收件人当以黄琮为是[58]。

黄琮，字矩卿，昆明人，嘉庆己卯中举，是科的乡试主考便是林则徐。道光十八年，林则徐赴广东查办鸦片，黄琮也曾在京郊为其送行[59]。黄琮于道光二十一年已经升至学士，官阶与詹事很近，有机会升授詹事[60]。他后来官至侍郎时，林则徐曾经写信给他，起首即说"自壬寅岁寄达手笺之后，久缺裁缄"，这里提到的"壬寅手笺"与此信的时间相符。而这时黄琮对林则徐仍然非常尊敬，林则徐所谓"年来叠荷惠书，什袭巾箱，几于成帙，关爱之切，何以复加"[61]。这样看来，至少在鸦片战争战后黄琮与林则徐的关系是不错的。

黄琮归里后，适逢云南回民起义，遇马荣之变，忧愤自缢，无怪乎此信流落街肆，无人能溯其由来了。[62]

至于信中的称谓"年兄"与"通家生"，林则徐在信札中也经常这样称呼自己的门生，黄琮既是乡试门生，如此称呼，自然毫不奇怪。

①②林则徐:《林则徐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421页。

③④林则徐:《林则徐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年版,第 3425页。

⑤当时各省官员常于乡试后将题名录及闱墨分致各地好友,不必非考官本人才得荣耀。所以乡试的题名录并不难觅。如林则徐在在江苏巡抚任内主持完鹿鸣宴的第二天,就收到了顺天和浙江两处的题名录,第三天就接到了闽浙总督寄来的福建题名录。即使是在陕西巡抚任内,他也还是从浙江乡试的题名录中得知郑祖琛的侄儿郑训承中举的消息,并因此致信道喜。见第 4382、3344、3824页。民间也有刻印题名录发卖者,见震钧:《遗像记》,载张集声:《交翠山房条陈》,光绪二十年刻本。

⑥法式善:《清秘述闻三种》,中华书局, 1982年,第 842~865页。

⑦林则徐:《林则徐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年版,第 3427、3428页。

⑧林则徐:《林则徐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年版,第 3427页。

⑨法式善:《清秘述闻三种》,中华书局, 1982年,第 860~862、847~849页。

⑩林则徐:《林则徐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年版,第 3436、3437页。

⑪本年五月初二日,林则徐“午接刑部文,为奉旨饬议吃鸦片烟罪名一事”,见林则徐:《林则徐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年版,第 4528页。

⑫⑬林则徐:《林则徐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年版,第 3441页。

⑭林则徐:《林则徐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年版,第 3458、3459页。

⑮林则徐:《林则徐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年版,第 3458页。

⑯林则徐:《林则徐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年版,第 4591、4592、4593、4597、4599页。发信后 34天,林则徐才看到顺天乡试的主考、房考的全部名单,见同书,第 4603页。

⑰同时人仓景恬于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会试分校,得进士十二人,荐卷门生中后成进士者八人,而仓景恬于道光二十六年分校顺天乡试,所得正副榜门生 16人,其中成进士者仅三人,加上荐卷门生,所得进士不过六人,与分校会试相比,自然所得甚少,即使和典试外省相比,分校顺天乡试也是收获甚少的。仓景恬于道光二十四年典试湖北乡试,得举人 48,副榜 9人,其中有四人后来中进士,而这已经令仓景恬大为感慨,说是“榜运不佳”了,此说大抵不缪,仓景恬的座师张集馨此前于道光十四年甲午典试湖北,所得 51名举人中便有八名中式进士。参见仓景愉著《静叟自述》,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 16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年,第 372~378页、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 1982年,第 19页:《民国湖北通志》,华文书局:《中国省志汇编》本, 1968年,第 3035、3036页。林则徐自己在分校的时候便也取中 12名之多。当时人对此已有共识,所以林则徐给亲家郑瑞麒的信中亦有“若以优绌较之,乡房实不如会房之善”之语。见《林则徐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年,第 3293、3294、3392页。

⑱梁章钜:《枢垣记略》,中华书局, 1984年,第 132、135页。

⑲法式善:《清秘述闻三种》,中华书局, 1982年,第 862、863页。

⑳梁章钜等:《枢垣记略》,中华书局, 1984年,第 223页。

㉑梁章钜等:《枢垣记略》,中华书局, 1984年,第 94页,李星沅:《李星沅日记》,中华书局, 1987年,第 6页及法式善:《清秘述闻三种》,中华书局, 1982年,第 869、863页。

㉒光绪《苏州府志》卷 65,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五号,成文出版社, 1970年,第 1656、1623页。顾廷龙等主编《清代朱卷集成》,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2年,第 106册,第 341~350页,《程秀》。

㉓林则徐:《林则徐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年版,第 4396、4397页。

㉔林则徐在道光二十一年年初的一封给怡良的信件中,说“嶰翁处亦接小谷、楞香等函,遣人送来阅看”,林则徐:《林则徐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年版,第 3447、3488、3552页。

㉕林则徐:《林则徐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年版,第 3498页。

㉖林则徐的姻亲、军机章京郑瑞麒于道光十七年正月获得京察记名,至本年七月间林则徐始在湖广总督任内得知其补授九江府知府的消息,考虑到当时音讯传递的速度,郑瑞麒自京察至外放大约亦需四五个月之久,见林则徐:《林则徐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2年版,第 3438、4458页及来新夏:《林则徐年谱新编》,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7年,第 94~96页。

㉗何汝霖:《知所止斋自订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 137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年,第 383、403页。

㉘梁章钜等:《枢垣记略》,中华书局, 1984年,第 135页。

㉙梁章钜等:《枢垣记略》,中华书局, 1984年,第 164、222页。

㉚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中华书局, 1980年,第 2143页。

㉛梁章钜等：《枢垣记略》，中华书局，1984年，第139、141页。光绪《畿辅通志》卷30，续修四库全书本，第629册，第256页。

㉜《国朝御史题名录》，续修四库全书本，第741册，第362页。

㉝林则徐：《林则徐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438页。

㉞秦国经等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三册，第88页。

㉟光绪《湖南通志》卷121，续修四库全书本，第664册，第238页及民国《续纂泰州志》，卷24，第4页下至次页下。

㊱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中华书局，1980年，第1283页。

㊲李星沅：《李星沅日记》，中华书局，1987年，第204页，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廿日（1841年5月10日）。

㊳《清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第38册，第124页，道光二十年七月甲寅。

㊴林则徐：《林则徐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9、3540页。

㊵林则徐：《林则徐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623页。

㊶林则徐：《林则徐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617页。

㊷林则徐：《林则徐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737页。翊云即江鸿升，时为军机章京，福建闽县人，见梁章钜等：《枢垣记略》，中华书局，1984年，第223页。

㊸林则徐：《林则徐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527页。

㊹林则徐：《林则徐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543页。

㊺林则徐：《林则徐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623、4624页。

㊻林则徐：《林则徐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544、3545页，《致怡良》，第4625页，《日记》。

㊼梁章钜等：《枢垣记略》，中华书局，1984年，第94页及法式善：《清秘述闻三种》，中华书局，1982年，第869页。

㊽林则徐：《林则徐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552、3553页，《致怡良》。

㊾林则徐：《林则徐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626、4631页。

㊿林则徐：《林则徐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628~4651页。

(51)据《清宣宗实录》，卷346，二月辛酉，上谕云"本日据怡良驰奏英逆投递逆词，并在香港地方出有伪示一折，香港地方紧要……如此辜恩负国，实属丧尽天良，琦善著即革职锁拿"（中华书局，1987年，第38册，第265、266页。）

(52)林则徐：《林则徐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566页。

(53)来新夏：《林则徐年谱新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14~517页。

(54)林则徐：《林则徐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485页。

(55)本年乡试后，林则徐只在九月间提到了福建的乡试录，见林则徐：《林则徐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603、4605~4607、4618页。

(56)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8，续修四库全书本，第799册，第342页。

(57)法式善：《清秘述闻三种》，中华书局，1982年，第868~870页。

(58)清代翰林开坊后一般都留任京职，即使外放官职也在道府以上，但查光绪《续修云南通志稿》及民国《新纂云南通志稿》，道府以上官员并无上述诸人。

(59)林则徐：《林则徐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557页。

(60)陆应谷：《抱真书屋诗抄》，卷6，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532册，第167页，"贺黄矩卿前辈升学士"。按，此诗顺序在"岁暮"、"除夕"之间，"岁暮"诗之前，有陆应谷记与黄琮、程庭桂同分校道光二十年顺天乡试之诗，"除夕"之后则记陆应谷于道光二十二年外放朔平府事，见同卷，第163、166及卷7，第178页。

(61)林则徐：《林则徐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853、3854页。

(62)光绪《续修云南通志稿》，卷101，《选举志》，第8页上下及卷109，《忠义》，第18页上下，信函内容见林则徐：《林则徐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853页。